

●江浩对文学界的震撼，被称作是“北方大漠卷来的狂飙”。这个从“逃学儿”、“盗马贼”蜕变成的文学骄子，同时是集作家、编剧、导演于一身的奇男儿，被外国评论家称为“站在魔鬼与天才之间的人”。

江



纪·实·文·学·卷

浩

文 集

①

- 一部充盈着血性、雄性和人性间阳刚之美的作品
- 第一卷为纪实文学卷，共收入《昭示：中国慰安妇》、《穿越铁幕——一个中国人在以色列》、《在北美的困惑与焦灼——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见闻录》、《塔尔寺：牢骚与虔诚的归来》四部作品。
- 第二卷为长篇小说卷，共收入《盐柱》、《他从古墓中来》、《倾斜》三部作品。
- 第三卷为中短篇小说卷，共收入《北方的囚徒》、《雪狼和他的恋人》、《猎场扎撒》、《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是马就有三分龙气》、《都冷桑阿爸和他的梨花鹿》、《废墟里的轶事》、《扎鲁特草原的三骑手》、《哀歌》、《老枪》、《圆寂》、《空祭》十二部作品。
- 第四卷为人物传记卷，壮写第五代导演：
何群——《现代的供祭》、
侯咏——《终极的孤寂》、
吴子牛——《嗜血的王国》、
姚云——《白色的苍生》、
胡贝贝——《废墟的祈祷》五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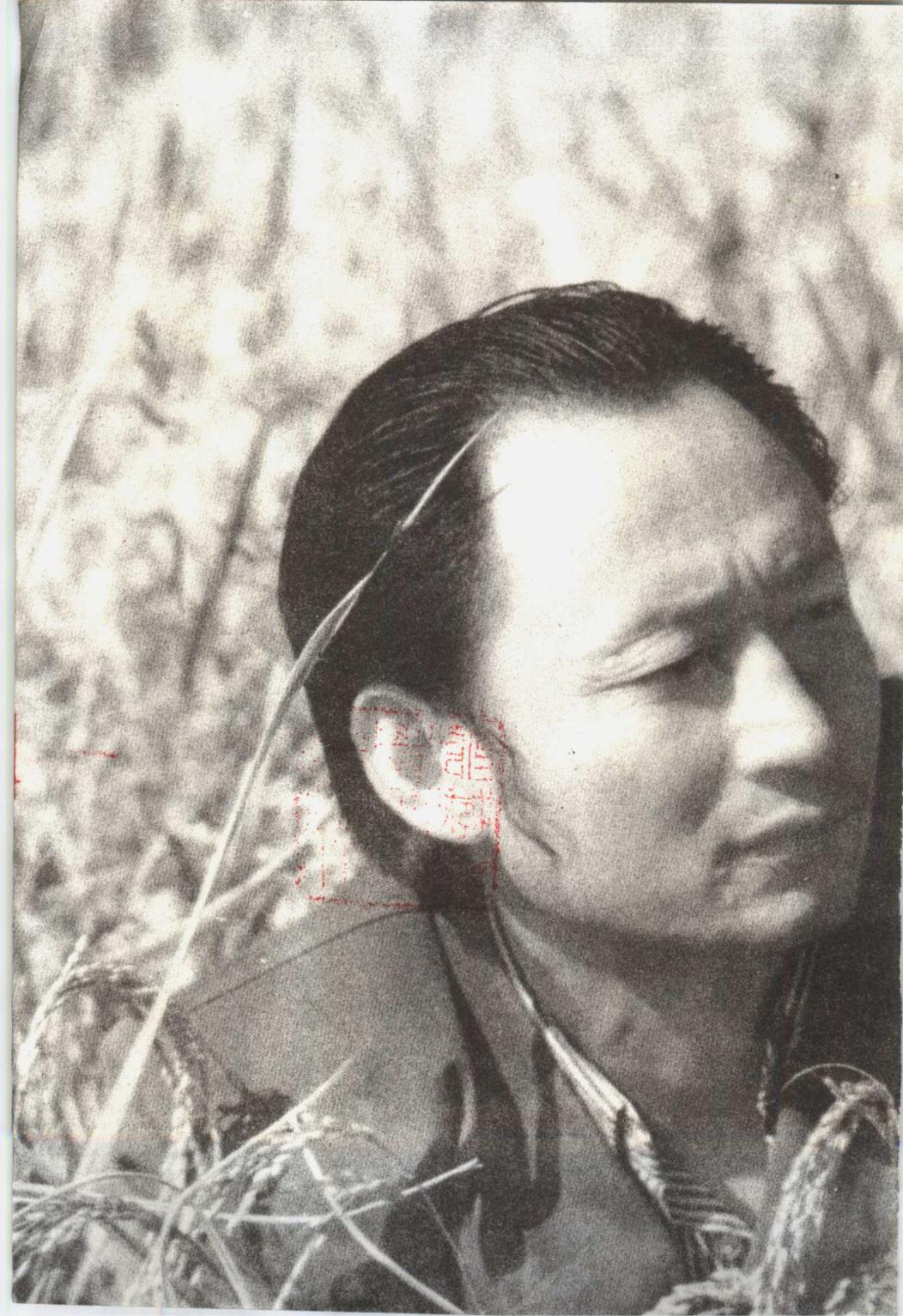
●华艺出版社

江浩文集

①

J217.2
J411





自序

江浩

我历来认为：一部文字作品，仿佛一堆某个人的思想垃圾；他把自己带有的严重局限性、狭隘的盲目、自狂与自虐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虚荣，以及要用个人的思索代替整个社会准则的野心，全都毫无羞耻地抛向时代，在忙忙碌碌的人心里，建立起自己超智商形象，完成自己的所谓价值实现和不可言传的光荣的思想。

不论我们是多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事实上确实如此。

一部书里记载和阐述的一切，都是作者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咀嚼、消化后的排泄物；它只能是一个人的认知。可悲剧就在于，人们很少去亲自咀嚼生活，亲自去消化人生、提炼营养，而习惯地从这些个人性质的排泄物里去吸取人生的养份。

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几千年恶性与惰性携手循环，已经铸成了作者与读者这一相互生存关系；问题出在，作者越来越把自己看成“文以载道”的人类天使，而读者没有象农民似的把排泄物施到田野里，催生另外一样物种，而是把它供奉于思想的圣殿上，叩首磕头焚香膜拜，更可怜的是，用整个生命铸成一副放大镜，去考察里面有多少蛋白质和染色体。

可怜的读者，殊不知，你正用自己的智慧与才识来填补其中的缺憾与不足；而反过来却把这种丰富与发现习惯地记到作者头

上。

这也许是人类在思维王国里的必然牺牲？

我们习惯在社会与历史上对专制进行本能的排斥，但我们不习惯在一本书里反对它的暴君——作者。而后者对我们的自身成长可能伤害更大。

读者，你必须重新树立一种观念：

你必须把一切装祯得好的与不好的、权威的与非权威的、喜欢的与不喜欢的文字作品，统统当成是作者消化后，已经没有营养成份的排泄物；然后，你再去“拜读”它，你会得到什么呢？

你会得到，只有上帝与你才知道的东西。

祈祷你们，也是祈祷我们人类的未来。

目 录

昭示：中国慰妇

——1993·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 (1)

穿越铁幕

——一个中国人在以色列…………… (245)

在北美洲的困惑与焦灼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见闻录…………… (477)

塔尔寺：牢骚与虔诚的归来 ……………… (577)

昭示：中国慰安妇

—1993·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

谨将此书献给——

不愿披露姓名的一位香港商界大亨，为本书的跨国调查和出访，提供了丰足的资金和条件；我和所有的志愿工作者才得以完成这一超越时代的追讨正义与公道的情感工程。

昭示：中国慰安妇——

在此隆重鸣谢：

没有你们携带现实走向历史的真诚和胆识，罪恶可能仍旧在历史的避难所繁殖着畸形的真理。

志愿工作人员名单：

日文翻译：苏伟 蒋洁 戴青颖

英文翻译：赵红 魏娜 杰克 马正停

法文翻译：姜一军 林露

中 文：周正野、林颖、赵曼

梁风潮、况君、刘微

张中基、李长江、万山亭

1992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开始就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向报界发言：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复杂问题，日本方面应当妥善处理。

1992年4月1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阐述的观点和立场不到21天，中共中央最高级首脑江泽民在钓鱼台芳菲园访日前回答日本记者关于索赔提问时，再次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和原则。

声 明

本文所涉及的历史与现实的人和事，均经过多种渠道材料来源审定和电脑综合查实。

本书作者将承担由此可能引起的国内或国际上的一切法律诉讼责任。

为了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权，在此书行文中，做了可以理解的姓名、地址等技术处理。尚希读者理解。

江 浩

1993年7月末
北京·亚运村

●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就二战时日军强迫韩国及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一事，在各种外交场合和访问中，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谢罪表示和赔偿意愿。

●但，唯独对强迫中国妇女充当侵华日军慰安妇的事，表现出令整个世界困惑的沉默和回避的态度。迄今，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还没有听到日本政府和天皇对中国慰安妇事，有一句道歉和谢罪的话。

●日本这个岛国已从战败的蚯蚓蜕变成一条能主宰全球经济生死存亡的巨龙；而它则正好在刚刚醒来的东方雄狮的视野里，向着炎黄子孙发出“不”的宣言。

●就中国慰安妇的问题，我们必须狮子张开大口，向失踪的正义和真理吼出：不！任何的宽恕和沉默，都将转化为国耻铸刻在子孙的自尊和国家的灵魂上。

1945年8月8日，美军在日本的广岛投下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企图迫使日本政府投降；在最高级战争指导会议上，首相铃木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参谋本部总参谋长梅津坚决反对，主张在日本本土和盟军决战，或许在最后一刻能扭转战局，获得意想不到的机会。

11时30分美国白宫见日本没有什么外交上的反应，于是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天皇裕仁被迫亲自向全世界播送了停战诏书。

1945年9月2日6时34分，日本军政要员梅津美治郎和重光外务大臣，由神奈川县乘美国“兰斯多斯”号驱逐舰，到达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

9时，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叼着自制的玉米芯烟斗，站在胜利的甲板上，发表例行公事的盟军声明。

随后，重光全权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之后，梅津全权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6年1月，一个以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为首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同年，也就是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大将、武藤章中将、土肥原贤二大将、板垣征四郎大将、木村兵太郎大将、东条英机大将、梅津美治郎大将等28名甲级犯提出起诉。1948年12月23日零时，在东京巢鸭刑务所部分战犯被处以绞刑。

当“密苏里”号战舰驶离东京湾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同时宣告解体。

同时，一桩罪恶未被审判，便被历史毫不负责任地留给了人类的未来；它成为整个世界耻辱的文化遗产，和不敢回顾但必须要清算的巨债，窒压在时代的心间。

远东战胜的诸国，齐集在破败的日本国土上，用古老而又灵活的朱红色算盘，清算着战场上血肉损失后巨额的补偿，夜以继日地编著着索讨的理由根据。在他们精明的计算中，不知不觉或可能是有意地扒错了一个珠子，人为地留下一个计算上的统计错误。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作为盟军统治战败国日本的最高军事长官，皮靴刚刚在岛国登陆时，便对蜂拥而至的世界各国没有机会亲临“密苏里”号的记者们得意地说：

我们和人类一道，彻底地清算了一次日本军国主义对世界各国人民犯下的罪孽。现在，我站在日本的本土上，向一切人说，我们走出了战争罪恶的泥沼。噩梦已经结束，本来它就是短命的；从现在起，我们不会因为战争带来的创伤无法抚慰而再痛苦挣扎，也不会因为战争的伤害而无处倾诉感到绝望。战争结束了，也就是说一切都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了。

美国、苏联、中国、瑞士、法国等 100 多家报纸和电台，同时报道和播送了这位将军欣喜若狂的讲演。所有的人们，都以为彻底地清算了一次二战时的血债。

美国，是个非常好讲演的民族；连他们竞选总统，也都得四处讲演。但麦克阿瑟将军的这次讲话，可能是对远东战事和受害的远东人民最不负责任的一次讲话。

不论是麦克阿瑟还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都不曾料到，在他们得意和得胜同时收获时，掩盖了四十年后必将重提的人类耻辱的罪孽，它被巨大的狂欢浪潮粉饰过去。

战争的受害者们，并没有像麦克阿瑟将军轻率预言似的走出战争的阴影。

这场波及整个东南亚的心灵耻辱战争，也并没有随着“密苏里”号驶向太平洋而在那片远东的土地和记忆里消失。

不能言说或不便言说的耻辱，被莫名其妙地储蓄起来。长期的储蓄是会长出高额利息的。一旦到期，整个人类可能无能力偿

昭示：中国慰安妇——

还它的本金和利息。

等待的是民族自尊的破产。

在日本岛国被两颗原子弹炸得母体全身溃烂时，东南亚饱受战争祸害的人民，不知是出于人类惯有的怜悯，还是顾及无法超越的自尊重荷，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受害人，都把比原子弹爆炸还要惨重的罪恶寄存起来，正义和宽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注视着这个注定有一天再次以别种形式称雄于远东的岛国。

问题的残酷不再是人类等待讨回公道和期待谢罪；而是从破败的日军军营里，突然显现出的大量而原先当地百姓根本一无所知的女人们；这些因战争结束败露出的女人们，各国的女人，虽说终于逃出太阳旗下的淫窟；但她们却陷入了世界不能饶恕和正视的耻辱中；这种人类劣根性质的歧视，残害着复活女性的脆弱的自尊和希望。

但是，远东在一段时间里，却是视而不见。

当 1970 年 12 月 7 日，德意志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向全世界现场直播的电视镜头前，缓缓地向华沙犹太区纪念碑跪下，向一个几乎被灭绝的优秀种族请罪时，远东的思维方式突然被震动地跳了一下；人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日本国。

但是，远东人民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世界性大忏悔的开始，也是人类彻底清算二战时遗留下问题的前奏。

德国统一后，科尔总理公开讲演说：永远不应该忘记、推卸或缩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的罪行，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对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政策。

远东的人们回首对比着同是战争祸害的日本国，努力在太阳旗下寻找勃兰特的双膝和科尔的声音。但是，人们失望了。

整个世界听到的是日元坚挺的声音。

于是，远东被激怒了。当然带有对暴发户的仇恨和一点点嫉妒。

韩国率先向日本国政府提出强迫朝鲜妇女充当随军妓女——就是在一天早上出现在字典里的“慰安妇”问题。

菲律宾随后也向日本政府提出强征菲律宾妇女充当慰安妇问题。

台湾闻讯而起，要求日本政府对二次世界大战间，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66名妇女给予赔偿。

作为日军侵略主要战场和兵力百分之八十集中的中国大陆，却对慰安妇问题没有一点声响和举动。这是令世界困惑和不解的沉默，也是远东地区国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平静；不论从哪一个角度说，中国都不可能幸免强迫其国妇女做随军妓女的遭遇。

1989年，年仅33岁的国际法青年学者童增，从一份资料上聆听到东欧各国要求前东德洗刷耻辱的最后高音，这高音又由这位富有强烈民族感的学者的嗓子喊向远东乃至世界。

这种声音不但要冲破封建堡垒的音障，还要扯开现代自尊的白布，才能把耻辱还给制造耻辱的人们；我们不应背负这种耻辱前行，我们的民族不能在化脓的伤口里生长自重，我们的国家不能视胯下之辱为一种健美的俯卧撑。

中国慰安妇的问题，这个不正常沉默的问题，终于激怒了山西盂县一个民办教师，他冲破重重人为的和客观的阻力，调查和采访了几个幸存的被日军强迫拉去当“慰安妇”的老人；他到京